



中華民國十七年七月七日

第六號

目錄

不是時代的錯誤！	白丁
評民主政治	康倫先
臨別曲	小鹿
養父（完）	徐祖正譯

不是時代的錯誤

白丁

雖然我們的心在思索着，力在奔騰着，但終於我們沉於寂寞的深淵，在迴憶着往日的偉大的痕跡的時候，苦淚會慢慢的流下！

至此，我們幾乎忘掉了我們正是青年，所處的也正是年青的時代的開始，一種不堪設想的暗霧濃住了我們的心靈，倘若我們就此沈淪下去，則我們無異的業已走入黑棺。這是絕大的錯誤，請咀咒着自己罷，那不是時代的罪惡！

理想的時代雖然只在夢中，但我們要以熱切真摯的心與毅力維持着我們的夢，因為，我們還要相信，我們的生命是年青的，不屈服，不苟安，不妥協，以我們的血與淚建築我們青年的時代。這民族——從我們的祖先以來就沒有真正的生活過，向來只在

愚昧的慘悲的陰影中度過他們不靜的生命，他們不曾覺醒過；是以他們不曾有過悲哀。於今，我們要求——止於要求麼？——過着人的生活，要打破那悲慘的暗獄，要拋棄那脆弱的，虛榮的意識，將往日用毒藥毒死，開始着今天的新道路。

現在，雖然我們仍在險惡的環境中，雖然我們已竟受了過量的創傷，但，請相信着，這不過如同嗜好烈酒的人喝了一壺淡水般的玫瑰，算不了什麼。我們應要更濃烈的苦酒，那是力量，那是事業，那是幸福，那是生命的意義！這是一個真理，我們要光明普照天下！

青年，請相信着，我們有着不死之心，我們有着不死之力，這是我們的生命。從這可感之心與磅礴之力裏，我們會得到最滿意的微笑，卽如是睡在棺材的時候。

倘若我們還要不死不活的生存着，就這樣使生命疲憊下去，

殘萎下去，那，我們的良心應該受最重的懲罰，並且應該把它挖掘出來，棄置於冰天的雪地，使他早早的死滅，好讓生命得到絕對的麻木！我們是否能這樣的忍心，這樣的殘酷，遺棄我們的光明的磁石，使生命變為鏽鐵，那單看我們是否有自棄的勇氣！我們都知道西萬提斯的吉阿德，他是一個生命的典型，因了他的理想的追求，他在生之旅途上，受盡了侮辱，受盡了鞭笞，終於忍受着，以熱情維持着傷痕，未流懺悔之淚。他，吉阿德，不懺悔，他有他的理想。

我們既要保持着青年的心，就不能不建築起我們青年的時代，留起我們光榮的印痕。從此，我們還要恢復我們的不死的力量，打破我們這沈默的寂寞，收回我們的為失敗（有失敗麼？）而流落的眼淚！我們要將這地城的廢墟，這地城的墓塚，當作羞辱的遺痕，任詩人，流其徬徨的幻滅的老淚，任哲學家在其上尋求無上的哲理與生活之意義，任外交家發現他的良心以寶劍為他的手段，我們青年——無論是鬚髮斑白的老翁，無論是龍鐘垂老的婆婆，來！只要你有活躍的心，勇敢的力量，集中我們的力量，作我們的偉大事業的開始。這是我們的生命，這是我們的光明，就在荆棘的荒道之上，灑着我們的鮮紅的血，這是我們的地方。

無論風是怎樣的苦，雪是怎樣的大，我們要衝出象牙之塔，天鵝絨的搖籃，因為這正是我們忍苦，含淚走向前去的時候。無論怎樣的惡魔環舞於我們的周遭，即如野鴛落於我們的頭頂，惡犬撲於我們的身上，但，他們抓不出我們的不屈的靈魂，它永遠像那不死的蒼松，萬載奔流的瀑布，這是我們的生命。

讓我出了這口氣，從心中吐出這利劍似的言語，然後，我將

起始這萬里長征的旅途。

雖然這還是黑黢黢險惡的荒途，但，像那在夜晚往泰山候日出的人，雖然，受了一夜風寒，但終於他看見了那一輪天的燭天的紅日，為他忍苦受寒的結果。我們正要是往泰山去的旅人，因為那裏有着光明的奇景。

評民主政治（續）

V. F. Colvinton 著

康倫先譯

環境說之學理

民主政治之傾向，是持反對論的一個產物。一切差異，一切特殊點，雖不是直接的而根本上却是文化的結果，非生理的結果。遺傳性是環境的產物，故此深受它的影響。理智是情感之結晶，非天生才幹之產品。羣衆之無才能，殆緣於他們的種種生活狀態遭受破壞所致。過去的發展是貴族的功績的時候，殆緣於他們得着機會的恩賜。約言之，人是環境的產兒。民主政治學是一個環境哲學。優秀人種優越說，簡直是推托的空論。為擁護貴族政治合理的計謀。茲且不論這種主張科學上的性質，就在這般人，如瓦蒂三（Watson），氏說「根本就沒有才能，才幹，氣質，心理的組織和種種特性的遺傳這們個東西之存在，」柏勞（Bernard），孔都耳（Kantor），約瑟（Josey），顯（Kno），肯布夫（Kempf），齊耳德（Child），伊振（Ergen），以及秦林（Jennings）輩之攻擊優秀人種說議論裡面，民主政治與貴族政治相抵觸的地方，便可詳細的明白的看出。民主政治的議論

，在貴族政治假說裡面不能發展的。牠們倆是相抵觸的。爲明澈起見，此處須附帶說一下，民主政治學說，是不否認物質特性的遺傳，和遺傳之存在是一種天然的現象。而它非特不重視這遺傳而已。它亦不承認遺傳永久不變性。人在一個變態的環境之下，發生一副新的遺傳特性，要是情勢逼着他們不得不如此時，正如兩棲動物在一個新環境之下，發生一副新的遺傳特性，其情形是一樣的。遺傳是萬能，環境無所用的這個思想，依美國著名生物學家說，『是乖戾的謬論，沒有考察的根據……空泛無用之言。』簡明的說來，這種議論的衝突已溶化到形式之固定的或變遷的問題上面來了。貴族政治的議論是擁護優秀人種平衡的，希圖削減環境之勢力，雖不否認環境之此種勢力；民主政治的議論，是採變遷說的，否認遺傳的

臨別曲

姑娘，請乾了這一杯苦酒求個盡歡，此番分道長征，遠別後知何時歸還，再相見，恐已消逝了青春白髮斑斑，再相見，恐已消逝了青春白髮斑斑，且痛飲，且高唱，趁此時光訴衷腸，看看，月影西沉，紅燭將完長夜已殘，看看，月影西沉，紅燭將完長夜已殘，看看，月影西沉，紅燭將完長夜已殘，莫作兒女癡癡，這一雙寶劍曾分藏，門外，門外呵早準備了戰馬與征鞍。

小鹿

門外，門外呵早準備了戰馬與征鞍，從此馳奔沙場，作個壯男兒，奇女郎，臨陣願勿怯，揮刀殺敵，讓血染征裳，臨陣願勿怯，揮刀殺敵，讓血染征裳，切記！馬蹄兒不踏翻了敵陣誓不還，回還時請揮着勝利旗，賊任風飄蕩，姑娘，快乾了這一杯苦酒求個盡歡，就此分道長征，遠別後知何時歸還，再相見，恐已消逝了青春白髮斑斑，十七，十二，五日夜作。

力，而注重環境之特殊勢力。在此種議論裡面，我們可察出這社會群和經濟動力之表現。此時，民主政治之爭論，不是一個人意見的爭論，而是社會的和經濟的哲理的爭論。中等階級，或商人階級，在十八十九兩世紀裏面，是很擁護民主政治的，而在現下則認它不能成爲事實，說它是一種虛構，同時平民則認它是能實現的，並認它當作一種主義看。

說民主政治是一種具體的表現而非抽象的理想所加的種種批評，乃是根據的一種明顯的妄談。是種批評，殆根據的一種舊日的民主政治觀，係十八世紀之實學家與十九世紀之實利主義家所推闡出的政治理想。布萊斯（Brace）攻擊民主政治注重金錢，其力量足以破壞行政，並謂政治的趨勢，傾向商業，及政治家便是罪魁；鄂斯屈格斯開（Ostromski）說政黨

是社會分裂的源泉，和斥責現代民主政治的種種組織之缺憾，與說民主政治是一種政治的表示而非純理的思想，正如同一轍。如謂此事尚不能實現，則世界上難有實現之物了。現代的非民主政治說，已顯然的失去了特殊地位。以政治民主政治作解釋民主政治的一個適當根基，與以一個社會學為解釋民主政治的一個適當根基是一樣的。一種表現，其重要點上若錯誤時，則全盤皆非，乃是當然的結果。

在民主政治未實用經濟原則之前，欲使民主政治社會化，是不可能的。在現世界裡面，為時會的主人翁者是經濟。所以政治民主政治，若不隨着經濟民主政治的原則，才是一個無用的廢物。與十八世紀急激黨俱來的政治選舉權，可說是一個烏托邦的產品。此時期係放任主義鼓舞着哲學家 and 經濟學家之時期；私有財產之保有仍被認為是正確的；機械時代仍然還是在胎胚之中；而投票的效力亦是非常之大。迨到專門經濟技術及財富之累積進步，便把此種思想的全部弄傾塌了。放任主義的呼聲便成爲無政府主義的口號；財富已經集中不是分散的了；政治受經濟的支配；民主政治與平民接觸的機會便漸漸少了；老個人主義亦已死亡；大權握在財閥手中；人民的進步，受着使工人失去自由而變爲賺薪的奴隸的工業制度之桎梏；主要的政黨以治者階級團體自居；候補人及投票權亦握在實業巨子手中。諸如此類之事，均是持政治選舉係社會治理之秘密論的反動的結果。這便是由一方運用多方面思想而生出惡果的證據了。

(完)

養父

(完)

武者小路實篤著

徐祖正譯

六、三天之後。青年的居室（青年與養女）

青年 真的來了。一個人來的？

女 因爲父親叫我說去罷。

青年 先生呢？

女 在寫些什麼。走近他去就要挨罵，那時候見到眼睛哭腫在

那裡。常聽到滾鼻聲。但這是父親常有的素癖。父親每寫文章的時候每有號啕大哭的。而如此也不停筆。就在夜中也有起身來寫的，不寫的時候就俯首漫步。在這種時候和他攀話那就要挨罵。但是一同吃飯的時候有近來好久沒有過的快活，說些笑話把我們哄笑着，方才我來這裡的時候，父親這麼說呢。『我天生是有福氣人。我從來不曾把自己當作不幸者過。自己是多幸的人。自己只是常常碰到是以生長自己的運命。傷害自己的運命一次也沒有碰見過。就是見到你的母親就在眼前與別人過着幸福的戀愛生活，我也不會把自己想成不幸過。因之往後也都不會把那件事當作不幸過。要是沒有那件事，自己此刻不知成了個怎樣的人，但是決不會成比今日還要幸福的人。在自己不明白何以對於過去事一點不生悔惜。不，但在夢中做到要死去的夢啦或是夢見了你母親啦，那是有過悔惜的。但這只是一瞬間。貫徹自己的乃是幸福。我是個幸福人。』那麼說呢。

青年

是麼。也許是罷。我們沒有對先生同情的必要了。那是自大的想法。先生只要不至於死就能站立得起來的人。併且站立起來的時候比之跌倒以前還要堅強的人。

女

不錯的，父親不會跌倒的。父親會站立起來的。就是你如果站在父親的位置上也會站立得起來的。

青年

站是站立得起來的。但是苦鬥的方法一定與先生的不同罷。併且我一定把你做了妻的罷。我爲了要把你做妻拚出全力來奮鬥的罷。決不會像先生那樣到了那種緊要關頭以爲說也徒然而緘默不說的。但要是我在先生的地位上你不會像依戀先生的那樣依戀我的罷。

女

也許是那樣的，但是我的性質也許與此刻的不同也說不定。我更能自由一點了罷。併且也許更倔強一點也說不定。父親的性情一直在我是一種最親熱的性情。那種親切，那種同情，那種難說話地方。那些在我都是最心合的，父親好像是率直而不是率直，其實却是率直的。真是令人齒癢，父親有時候疑惑不決的拘泥着。

青年

真是那樣的，先生是不喜歡干涉別人的運命。但是對於自己的運命總是自己負責的背着的。因之先生對於失掉你更要難堪罷，先生早知道要失掉你，事前早已準備失掉了也不妨事的心的罷。然而先生的空想却又一定把你當做妻的那麼想的。一定把這樣兩個不同的想會一遍又一遍的想在腦中把你的影子一點一滴很深的刻印在先生頭腦中去的。而先生以此爲樂把自己做成一個極可憐見的人，定有那種心思。把自己常做成一個眼中含着淚珠而自樂的，一定有

那種心思。

女

真要那麼說也就有這種可疑之點。

青年

你也有罷。

女

你有沒有呢。

青年

我也有的。但是我不能以此滿足，我與其想自憐，寧想自誇自強。想不顧一切自由的獲得一己的幸福有那種心思。我也有這種心。

女

青年

給什麼人厭恨都不要緊。做到那裡是那裡；凡是給與來的都獲取而去。撲面來的都飛越而過。不是先生說的眼淚中的幸福，乃是攫取着歡笑中的幸福而向前去。不感到自己有潔白的必要而嘲笑他人的誤解而向前去。我想那麼的生存下去。我是王而你是女王。我所做的都是對的。我只要想做那件事就是善的，在先生一個人哭着的時候我想和你笑着。先生所想的一切都好。但是我所做的也一切都好，因爲我做所以一切都好。

女

七、庭院（最初養父一人）

父

好像睡着的樣子。我犯的好像是胃癆。這裡有點累累不平。我的生命反正不會長，（暫沉默）在這樣好的月夜曾經和她談話到了通宵過的。沒有像那時候的那樣過，自己感到年青的氣概。沒有像那樣過，感到自己生存的幸福。就在她的言辭裡就在她的眼目裡都表現着愛。表現着清純的愛。親生的父親是感不到那麼的強，那個女兒那時候一定愛了我的。我那時候想一無成心的接吻她的。但是我做不

到那樣。我那時候一個決心把自己殺掉了要怎樣的幸福呢。我那時候要把自己殺掉了那是一無留戀。那時候愛的神秘與死的神秘合奏在那裡。我有生以來沒有嘗味那種滋味過。我嘗味到了死以上的滋味。恐怕一萬人之中只有一個人在一生中嘗味過的罷。這也許不容易。我是嘗味到了那個，今後無論怎樣寂寞，知道了已經得着了那種滋味之故那是應該感謝的了。有自己生命以上的東西，我把那個東西嘗味到了。嘗味到了。是由那個女兒嘗味到的，那個女兒是美的。無論誰怎樣說，終有無限的美。那個女兒身體的優美只有那個女兒的心的優美可以配稱。無論誰怎麼說，不論她將來變成怎樣，她現在的美是沒有限量的事實。那個女兒是最清澄的我的鏡子。是我舞踏的對手者。我馬上就得見不到那個女兒而活下去。就得和她說不到話而活下去。就得沒有她活下去。還就得沒有她而死。我真寂寞。我有無限的寂寞。

（穿着寢衣，開門，下到院裡去）爹爹，你起來在那裡麼。

因為月亮太好了。

真是好月亮。我也一塊兒起來罷。

真是好月亮。我看了這個月亮想起了去年這時候的好月亮

晚上來。

是麼，我也記起來了。

那時候真好玩。

真的，像那種好月亮的晚上是不常有的，真是一個人會流

出眼淚來的那種晚上。

那真是爲月夜。

我那時候和爹爹一頭兩看眼淚兩個人說了許多的話，真是一生世忘不掉。

我也忘不掉。

那天晚上和爹爹分別後睡在床上獨自的出了眼淚。我想起和親生的父母分別承爹爹種種照應的事來。爲了爹爹之故我死也情願，曾經那麼想過。

再沒有像那種時候的你的聖潔。

而爹爹也沒有像那種時候的聖潔。我每到晚上每每想起那時候的事來，現在還時時想起。

是的，那時候我們兩人都超越了人世。彼此懷着感謝。彼此感到各自的幸福。

爹爹真是那麼的。

我今夜也感謝你，真的又起來陪伴我了。

爹爹。

好女兒。

（父，不禁想接吻。那瞬間）

不行。不行。我已有了丈夫。我已是別人的妻。

你不是我的女兒麼。

但我對爹爹害怕。

那晚我爲什麼沒有接吻你。

我也不知道那時候爲什麼不抱着爹爹。不自知中間也許把爹爹不能單當是爹爹了的。

父 你和我都想看一樣的事情。至少今夜是如此。

女 不，只到方才為止是如此，我不能只顧慮爹爹了。我是他的妻。我不得不從爹爹的手中脫離去。

父 是的。但是今夜還不至於。

女 不行。我對爹爹害怕起來了。

父 已經不行了麼。呀，方才一瞬間，我把那個青年的事忘記了。我只當作和兩個人之間的對面。但是我此刻也非把那個青年放進中想想不可了。（繞步）你從我的手中離開了。你的心，也經我的手中離開了。我不知怎樣才好。呀，我……

女 爹爹。爹爹。你只以一次為限給我一個父親的接吻也好的。

父 父親的接吻：我不能那樣呀。我能。（正想接吻）

女 也是不行。也是不行。

父 呀，好罷。不接吻也成，你今夜不要走。直到天亮不要走。行不行。和你這樣的談天也好久沒有了。

女 爹爹。這一點的要求是算不了什麼的，直到如今承蒙你爹爹許多照應。

父 那末今夜靜靜的談話罷。

女 （側耳靜聽）呵呀，有腳聲。那是他的腳聲。

父 是麼。

女 不是聽得見麼，在門外經過的腳聲。

父 聽得見。但不會是他罷。

女 不，是他的腳聲。不久一定再會回轉來。（側耳）可不是

女 麼。（不安靜的神情）

父 行得麼。

女 當然行得。

父 是麼。但是今夜和爹爹兩人談話到天亮罷。總覺得對不住爹爹。

女 沒有這種話，去叫他進來。

父 但是。

女 （帶怒口調）對你說去叫。

父 是。（心願不過的去開門）

女 （聽見開門聲。聽見兩人說話聲。二人登場。來到父親跟前二人停步）

青年 我打算在門外走它十次。我想那樣走着我的腳聲一定給你聽見。想然後可以得到開門。我想一定可以得到開門的。

女 我開門的時候你走了幾次？

青年 是第七次了。我想也許我要一個人悄然回去了。

女 因為月亮太好了，和父親說着話呢。（小聲）說真話，一醒過來聽見院子裡好像有人，我以為也許是你來着呢。也想會是父親，但是想到萬一也許是你，這樣起來一看，乃是父親。

青年 月亮太好了，我也就想到你這裏來總想見一下你（忽然注意了）到先生那邊去罷。

女 唔。

女 （兩人到父親跟前。青年與父招呼）也還是他。

父 是的罷。

青年 因為月亮太好了順便散步來的。

父 幸虧注了意。

青年 聽說先生又寫了作品了。

父 沒有寫成功呢。沒有了精力，無論怎樣老是擱着筆。

青年 不久會就有精力生出。

父 是的，一定生出來的罷。要照長年的經驗而說。但是沒有

像這次樣的自覺着自己力量的不足過。有種說不出的喪氣

青年 眼前也是沒法罷。

父 再下去好像再要沒法。

青年 爹爹，為什麼說出那種喪氣的話來。

父 並不情願說。但是硬爭氣的心不知那裡去了。我覺得自己

的死已近在眼前，我一定不久就病倒。恐怕是胃癩罷，我

過世的父親犯着胃癩以前說的話忽然想了起來。

青年 爹爹。不會有這樣的事。不會有這樣的事。

父 也許不會有。但是活着的死人也不願做。我現在想不久犯

病也是極自然的事。

青年 先生，你說了太示弱的話了。

父 我說真話。醫生昨天（對女）在你出門中來了。把我好

生診察了一下，診察之時還是我所預料的近乎胃癩。雖沒

有說一定是。我對你們說了兩次謊話。開初我裝做我的病

只是肉體的病。後來我裝做我的病全然是精神的病。自然

我自己也以爲只是精神的病。

青年 爹爹。（哭着抱去）

父 不要哭。我的一生是福氣的。我現在死，也許是最好的時

候罷。我再不怨運命。我應該緘默不說的。但是你們是年

輕，你們是剛強。我已經緘默不住了。你們就使聽見這個

也不見將會大受傷害。就使受到不久就會復元的罷。我

直到前天朝上還沒有注意到自己身上體上的阻障。現今想來

（對青年）和你對於這個女兒，一點點也罷起了爭奪的，

真是害羞，我是剛強的，但我却是軟弱。我是軟弱的，但

我却是剛強。運命把我引導到此，我打算在這上面把一生

的氣力燃燒一下的。但是實際我看來不是個天才。我的工作

不久就會消滅掉。但是我不想爲此嘆惜。我生長在你們

裏面。已經生長的了。恐怕今後的自己要在自己的一生中

經過最厲害的戰鬥罷。我一切的細胞會與死爭戰罷。到力

盡爲止戰下去的罷。打算要你們在這個戰鬥上助力一下的

自己想不到是這樣軟弱的人。大自然是活下去的人的後

援者。至少現存的自然對於死去的人一點不能有顧慮。我

對於自然這個命運所在覺得還明白的而且覺得這是當然的

去罷。（稍停）說了這些，覺得自己像卸下了重負。好了

，太被夜露所侵也是不好的，我就睡去了。

青年 爹爹！（想伸手扶去）

父 不須得，還不要緊。讓我一個人好了。

青年 （父，進屋去）

女 喂。

青年 ……

女 爹爹不會死罷。

青年 （像獨語）死也說不定。

女 如果死，那可怎麼辦。（靠着青年而哭）

青年 不要哭罷。（以手拍背而安慰，稍停時）一切都讓運命給

我們安排。人們除了在那裡面盡量的生存之外沒有別法。

女 就此已好。

青年 但是。（女哭着更着力的靠緊青年，青年沉默的的安慰）

（幕）

一九一三，七——原作。一九二七，七——譯出。